

禁毒宣傳當少數族裔透明

【本報訊】毒禍不但影響本地學生，非華裔族群亦未可幸免，且逾半服食白粉，部分染癮的少數族裔更被游說成小拆家在其社群中「播毒」，有關組織批評港府及社福機構「捨難取易」，將非華裔吸毒青少年「透明化」、置之不理。外展社工否認此說法，但承認溝通問題是提供輔導服務的障礙。

據禁毒處數字顯示，過去五年少數族裔青少年自願呈報個案共二百六十四人，當中近五成有吸食海洛英，四成三為尼泊爾人，其中只有廿九人由外展隊呈報。

港府無接觸提供服務

香港融樂會○一年起共處理逾二百個年介十四至廿一歲少數族裔吸毒個案，當中逾九成是尼泊爾人，都有吸食白粉。該會倡議總監王惠芬指，約十年前有黑社會在油麻地及佐敦等公園，為尼泊爾人安排逢周五免費試白粉「氹」他們吸毒，部分尼泊爾人為籌錢買毒，遂引誘他人吸毒及賣毒。

她批評港府及社福機構根本不把少數族裔當成禁毒服務對象，將他們「透明化」，以該會處理的個案為例，絕大部分均從無獲本地外展社工接觸及提供過服務，而政府禁毒宣傳又主要以中文推廣，令少數族裔及他們的家人未能接觸禁毒資訊，以致不能知道毒品禍害。

廿四歲的Prakash十年前來港，在佐敦認識一班印度及尼泊爾人學識吸食白粉，癮起時為籌錢買毒，曾在超市偷咖啡到重慶大廈變賣、及在隧道搶劫途人錢包和金飾，○一年至今已有偷竊及藏毒案底各兩次，直至被判入正生書院始成功戒除毒癮，現剛完成會考。他直言多年來從沒有社工接觸他提供服務。

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青少年外展隊主任李德惠強調，少數族裔青年一般不會流連街上，也較少到的士高等場所，聚腳點「唔係我哋去到嘅地方」，故非刻意不處理這些個案，但承認較難對中、英文不流利的少數族裔作深入輔導。政府發言人強調，外展隊會主動接觸少數族裔，而禁毒基金過去五年批出八個以少數族裔為對象的計劃，涉資助額五百五十萬元。

禁毒宣傳當少數族裔透明

禁毒宣傳當少數族裔透明

【本報訊】毒禍不但影響本地學生，非華裔族群亦未可幸免，且逾半吸食白粉，部分染癮的少數族裔更被游說成小拆家在其社群中「播毒」，有關組織批評港府及社福機構「捨難取易」，將非華裔吸毒青少年「透明化」、置之不理。外展社工否認此說法，但承認溝通問題是提供輔導服務的障礙。

據禁毒處數字顯示，過去五年少數族裔青少年自願呈報個案共二百六十四人，當中近五成有吸食海洛英，四成三為尼泊爾人，其中只有廿九人由外展隊呈報。

港府無接觸提供服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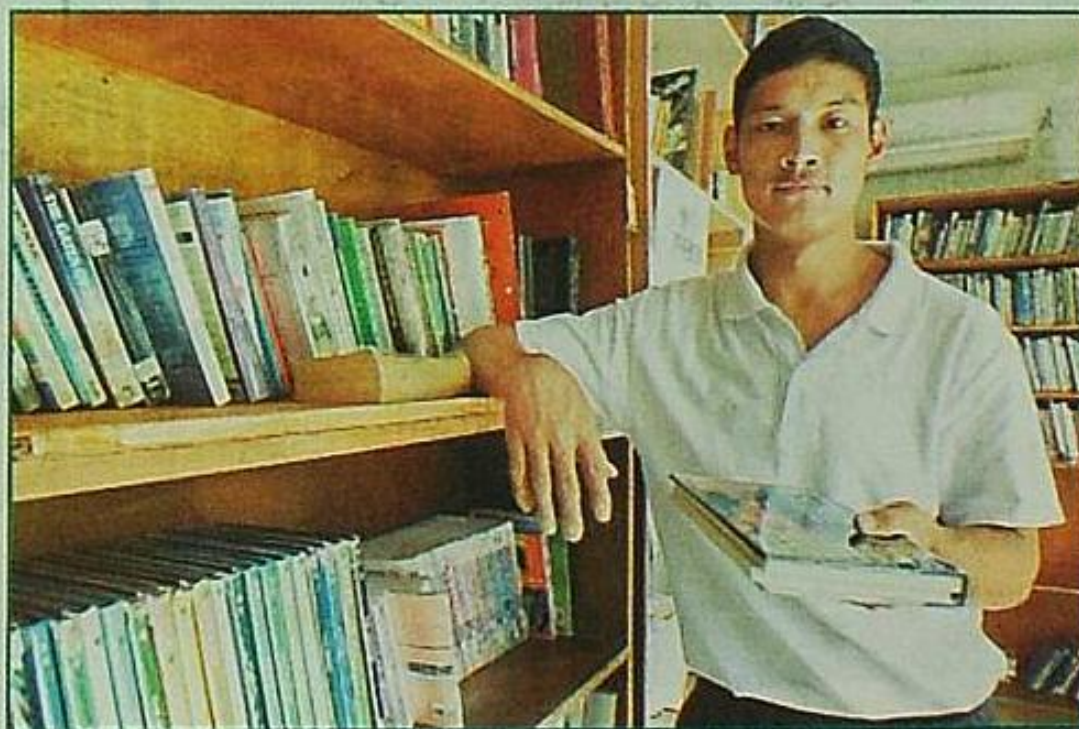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融樂會○一年起共處理逾二百個年介十四至廿一歲少數族裔吸毒個案，當中逾九成是尼泊爾人，都有吸食白粉。該會倡議總監王惠芬指，約十年前有黑社會在油麻地及佐敦等公園，為尼泊爾人安排逢周五免費試白粉「氹」他們吸毒，部分尼泊爾人為籌錢買毒，遂引誘他人吸毒及賣毒。

她批評港府及社福機構根本不把少

數族裔當成禁毒服務對象，將他們「透明化」，以該會處理的個案為例，絕大部分均從無獲本地外展社工接觸及提供過服務，而政府禁毒宣傳又主要以中文推廣，令少數族裔及他們的家人未能接觸禁毒資訊，以致不能知道毒品禍害。

廿四歲的Prakash十年前來港，在佐敦認識一班印度及尼泊爾人學識吸食白粉，癮起時為籌錢買毒，曾在超市偷咖啡到重慶大廈變賣，及在隧道搶劫途人錢包和金飾，○一年至今已有偷竊及藏毒案底各兩次，直至被判入正生書院始成功戒除毒癮，現剛完成會考。他直言多年來從沒有社工接觸他提供服務。

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青少年外展隊主任李德惠強調，少數族裔青年一般不會流連街上，也較少到的士高等場所，聚腳點「唔係我哋去到嘅地方」，故非刻意不處理這些個案，但承認較難對中、英文不流利的少數族裔作深入輔導。政府發言人強調，外展隊會主動接觸少數族裔，而禁毒基金過去五年批出八個以少數族裔為對象的計劃，涉資助額五百五十萬元。



Prakash曾為籌錢買毒品而搶途人錢包及打劫，幸現已戒除毒癮。
(霍振鋒攝)